

說苑卷第十九

脩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
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
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
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
之謂也

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
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
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
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
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

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黼大夫黻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

所不宜也是故鞞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撻胄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不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 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

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鉞知地道者履躡能治煩決亂者佩
觶能射御者佩鞬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
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
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
蘭之枝童子佩觶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東躬以自申飭所以檢
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
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
惰慢之心而衍衍於進德脩業之志是故服不成
象而內心不變內心脩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
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旣以脩德又以
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嚴然人望而畏

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

受琮取一兩履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
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
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
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
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
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履不珍之束
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
織紵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
曷爲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
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
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
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

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
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
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
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
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下
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義暢
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以圭爲贄
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劓有瑕於中必見於
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羣
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
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
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鷩爲贄

驚者驚驚也驚驚無它心故庶人以驚爲贊贊者所以質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燁燁此之謂也

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拊羣取禽不麇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麇

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攬驚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虫蛇且知應天而况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舉佐舉止則百

姓畋獵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爲鷹然後
設罽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不蟄不以火
田不麇不卵不夭殀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
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皋陶爲大理
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倕爲工師
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
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
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
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
大發西析支渠搜氏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
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
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

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殮兮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贈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贈者何喪事有贈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贈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啗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贈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贈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

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
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
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
各二丈下士綵纁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
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
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
覆附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哈實以珠諸侯以玉
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
賻賵哈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
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
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
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

不必其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脩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壙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

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援琴而絃術術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援琴而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

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矜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莖火入官宮

里用之各擊鼓莛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
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
之道也師大敗亦然

齋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齋三
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僂然若有見
乎其容盤旋出戶囁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
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欲好惡不
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
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禘五年
一禘禘者合也禘者諦也禘者大合祭於祖廟也
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
若親之在方興未登悒悒憧憧專一思親之容貌

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泐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權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鍾鼓之

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况人乎

公孟子高規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夫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烏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慾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

置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
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
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
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
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
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
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
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
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
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
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
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

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黃帝詔伶倫作爲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鍾微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爲宮獨

尊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沽洗沽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沽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沽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爲鞀鼓控揭塤箎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
鍾磬竽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
祭先王之廟也此所以獻酢醕酬也所以官序貴
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
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
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
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
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
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
之臣鼓鞀之聲懼懼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
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
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
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
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
形焉是故感激懽悴之音作而民思憂嘽奔慢易
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
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
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
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
之度數制之禮義含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
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
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
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
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

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
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
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
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
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
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
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
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
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
聽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
體使耳目鼻口心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
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
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

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
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
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爲經故
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
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
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
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
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
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
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
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
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

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飾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脩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擘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

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音亂則無法無法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代相凌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

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人_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
生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
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
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

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
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
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
與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與離禮則慢行起矣故
古者天子諸侯聽鍾聲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
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之動
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而

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之聲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氣應之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存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

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旣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

